

龔 自 珍

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
ZHONGGUO LIDAI MINGRENZHUAN CONGSHU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龚 自 珍

翁敏华 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龚 自 珍

翁敏华 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3.25 插页 1 字数 51,000

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,600 册

书号: 11354·043

定价: 0.54 元

责任编辑 胡慧斌

出版说明

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,他们为推动历史前进、创造祖国文明作出过重大的贡献,使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更加丰富多采。为了向读者介绍这些在推动历史前进、创造祖国文明的壮丽事业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,特编辑出版这套《中国历代名人传丛书》。其目的:一则使读者得以了解祖国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片断或某一侧面,普及历史知识;二则借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,更好地为实现我国的“四化”而辛勤奋斗!

这套历史读物,力求突破一般传记读物的程式,尽力做到科学性和通俗性紧密结合,深入浅出,文笔生动,新颖活泼,使人爱读。

凡列入本《丛书》的历史人物,都是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(包括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、教育家、农民起义领袖、民族英雄等)。时限上自古代,下至近代。本《丛书》陆续编发,拟于三、五年内出齐。

自从本《丛书》第一批十一种出版以来,深受广大

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，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。我们决心进一步做好《丛书》的编辑出版工作，以实际行动向大家表示谢意。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编辑工作中一定可能会出现缺点或错误，敬希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！

编 者

1983年4月

目 录

一、家世与时代·····	1
二、丰富的读书生活和奇特的性情·····	8
三、南下完婚，北上赴试·····	17
四、初试锋芒·····	23
五、屡试不第却声名大震·····	34
六、“戒诗”与“破戒”·····	45
七、己丑会试种种·····	53
八、在京师的交游·····	58
九、“我有阴符三百字”·····	68
十、辞官回乡与《己亥杂诗》·····	79
附录：龚自珍生平大事年表·····	91

一、家世与时代

杭州——东南形胜，人杰地灵。乾隆五十七年（公元1792年）七月初五日，中国晚清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，出生在杭州城东马坡巷的一座深宅里。

这是一个世代读书做官的书香门第。据传，龚氏原为北方人氏，随宋廷一同南迁，定居仁和（今杭州市）的。龚自珍的高祖龚茂城、曾祖龚斌，都曾官至四品朝议大夫，并以人品学问为郡里推重。到他祖父一辈，龚家有兄弟五人：敬身、澡身、提身、理身、治身。敬身名义上是自珍的祖父，实际上是自珍父亲丽正的伯父。因为敬身无后，提身却有好几个子女，便将次子丽正过继给了他。龚敬身字配怀，号匏伯，乾隆二十四年举人，三十四年进士，先在京师任内阁中书、宗人府主事等，乾隆四十八年出任云南楚雄知府。在楚雄四年中，敬身改革陋规，营造书院，杜绝送礼，颇有些好名声。后升迁迤南兵备道，不久辞官。乾隆三十四年，提身亦以举人身份入官内阁。那年皇帝下谕，在会试下第的举人中选取文章优秀者，用作中书学正，谓之“中正榜”，龚

提身正是这次榜上有名进京供职的。当时敬身还在京，兄弟俩同官同居，对床风雨，手足情深。敬身为官勤谨，提身天资颖敏，一时被人称作“二龚”。乾隆四十一年，龚提身参预护从皇帝车驾至热河，不幸感染疾病，回京后一个多月便去世了。不久，一妻一妾也相继亡故。除幼年出嗣给敬身的丽正外，提身还弃下四男二女，幼子守正为遗腹子，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。敬身把六个遗孤收在身边，后来又带到云南任所。对他们的教育抚养，都与嗣子丽正一样。

龚丽正过继给敬身后，就成了龚氏家族的长房长子。丽正字惕谷，号阁斋，兼有生父的聪慧和养父的谨严。从小接受比较正规的封建文化教育。他的妻子段驯字淑斋，是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女儿。丽正曾从岳丈学习小学训诂。他以考据之学治史，著有《三礼图考》、《两汉书质疑》、《楚辞名物考》等书。丽正乾隆六十年中举，次年（嘉庆元年）参加会试、殿试，连试连捷，获进士出身，授礼部主事，后来又考入军机处。军机处，原为雍正间所设的军事行政组织，后演变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，由皇帝选派亲信的满汉大臣组成，皇帝的命令由军机处直接传达给地方督抚，称作“廷寄”。入军机处的人以慎密、认真为重，都须经过考试选拔。龚自珍的本生祖父提身、父亲丽正都能入值军

机处，自珍三十八岁时却考军机处“不入值”，这是后话。

龚丽正在京做官，以温和、恬静著称，这在当时官场十分罕见。据《清朝艺苑》载，当时都中有“小官大做”、“热官冷做”、“俗官雅做”、“闲官忙做”、“男官女做”之谓，“热官冷做”即指丽正。论其官职，虽非高位，亦属要务，要想图升迁，谋私利，未尝无捷径好走。换作旁人，早已炙手可热了。可龚丽正却从不留意于“人世奥援之工，趋跄之雅，奔竞之巧”。当时军机处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：除了给皇帝看的文件必须用楷书外，其余则不论。可经龚丽正之手的一切文件档簿，一律用楷书缮写，绝不作一行草书。为此，深得上司的倚重。与其他几“官”几“做”的附炎趋势、故作风雅相比，他的“热官冷做”确算是较为清廉的。

如今，龚丽正的长子出世了。望族门庭又添子嗣，合家欢喜自不待说，何况这位小公子还是龚氏家族的宗子，龚敬身的长房长孙。孩子长得两眼炯炯有神，头顶竟有四个旋，使大人们倍觉惊喜、格外珍视。奶名唤作“阿珍”，学名先题作“自邇”，至二十岁，父亲才给他正式定名为“自珍”。自珍降生时，祖母已去世，祖父还健在，这一坐落在马坡巷的宅子，正是祖父五年前去官时购置的。

这样的故里家庭，这样的生活环境，为这位新

成员准备好的是一条正规而通达的道路——致仕致富，著书立说。但龚自珍却最终没能成为他祖父、父亲那样的人臣，也没能成为外祖父式的通儒。时代不同了，国家在变，整个世界在变。扑入自珍眼帘和耳际的，是与他前辈的见闻有着许多区别的世态人情。

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有两个特点十分明显：一是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；二是，以英国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已在中国大门之外觊觎多时，正图谋破门而入。

农民起义是由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引起的。土地兼并在乾隆年间就十分严重了，向来地少人多的江浙、湖广一带，涌现不少占地几万亩的太户，全国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土地被地主瓜分。乾隆帝的宠臣和珅，一个人就广占良田八千余顷，他的两个管家也各有田土六百余顷。和珅同时又是大贪污犯。他在一次偶然机会中得宠于乾隆皇帝，由官学生平步青云，直做到大学士。他儿子又被招为“额駙”（駙马），显臣国戚，权势日重，于是更加贪得无厌。嘉庆四年乾隆帝死后，嘉庆帝颉琰即抄没和珅家产，合银八亿多两，相当于国库近十二年的收入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”。统治集团穷奢极欲，人民群众日益贫困。破产农民于是组织起来，以秘密结社的形式发展力量。白莲教、天理教、哥老会、天地会等，早在康熙、雍

正年间就小规模地在各地活动，或治病，或咒经，宣传他们的宗教主张。其中规模最大的白莲教组织，其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。乾隆末年至嘉道年间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，这些教会便由秘密到公开，倡导起义。各地少数民族也先后举起义旗。这一时期是清王朝统治近三百年中农民起义最为集中的时期，就在龚自珍四岁的那一年（乾隆六十年），贵州爆发苗民大起义，延续两年之久，清政府先后动用七省数十万兵力才镇压下去。次年，白莲教徒首先在湖北枝江起事，宜都、襄阳等地响应，很快便波及四川、陕西等五省，这次起义规模大、时间长，历时九年才平息，使清统治者深感棘手。嘉庆七年又有天地会广东起义。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李文成、林清天理教起义，一支起义队伍攻入禁宫，使嘉庆帝大为震惊。捻军及回、瑶、彝等少数民族起事，大大小小，不计其数。

清政府为“内乱”不胜焦虑，同时“外患”也正日渐严重。十八世纪下半叶，英国殖民者已在印度海岸站稳了脚。他们对中国早就垂涎三尺，但由于中国广大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经济结构，及清政府用提高税收等手段限制对外通商，有效地抵制了外来货。而英国又缺少不了中国茶叶、丝绸的大量进口，因此长期摆脱不了贸易额“入超”

的劣势。他们还十分眼馋葡萄牙等国在澳门的始于明代的贸易特权，企图从别的口岸打入中国市场。龚自珍两岁那年，值乾隆帝八十大寿，英国派使者马喀尔尼送厚礼由天津入京。取悦于乾隆帝后，提出开放宁波、天津，留使者于北京“办理贸易”等六项要求，被乾隆帝一一驳回。嘉庆二十一年，英国又一次派使者入京，结果连皇帝的面也没见着。英国不甘失败，怀着报复和掠夺的急切心情，开始向中国大陆倾销鸦片。他们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禁令，在澳门、黄埔、零丁洋偷运鸦片，甚至武装走私，遂使中国烟毒逐渐蔓延，白银大量外流。这就是龚自珍从青年时代起就忧虑于心的“食妖服妖”之祸。

在文艺学术领域，到自珍诞生之年，“文字狱”高潮已经过去，《四库全书》等类书已编成，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又压迫又羁縻的政策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。“乾嘉学派”在早期反宋学方面有一定进步意义，但到此时讲究考据，逐渐将清初汉学家顾炎武、黄宗羲“经世致用”的积极精神丢失；与此相应，诗坛文坛拟古主义、形式主义风靡。自珍出生那年，“性灵”派诗人袁枚还活着，但诗坛盟主却是主“肌理说”的翁方纲，“肌理说”，正是考据学派的主张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。散文方面，桐城派方苞、刘大櫆已死，姚鼐还在，他们提倡因袭模拟的“古文

义法”。汉学派钱大昕等人与之对立，但两者脱离社会现实都较远。还有两点不妨在此一提：在龚自珍问世的前一年，即1791年，《红楼梦》在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三十余年后，第一次由程伟元、高鹗排版印刷，是为“程甲本”，第二年又修改出版了“程乙本”；《儒林外史》的卧闲草堂刻本，则是在自珍十二岁的1803年刊印的。

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：龚自珍生活的五十年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反映的时代封建社会“外面的架子”还没“很倒”，那么这一时期这“架子”已倾斜得相当厉害了；如果说《儒林外史》写作的时代是危机四伏的时代，那么这时已危机显露、内外交困了。这一切首先作用于知识分子敏感的心灵，是促使龚自珍一代有识之士正视社会人生，研究有用之学，举起社会批判旗帜的最大推动力。

二、丰富的读书生活 和奇特的性情

龚自珍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，尤其是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，与他同时代人相比，是丰富的、不拘一格的。这对于龚自珍“不拘一格”的思想性格的形成，有着直接的影响。

母亲是自珍的第一位启蒙老师。自珍六、七岁时，母亲就常在夜晚就寝前，把灯挑得亮亮的，搂着儿子口授诗书。母亲慈婉清朗的声音，融合着前人优美动人的文句，涓涓滴滴滋润着幼儿的心田。对于这段早期教育，龚自珍十分珍视，三十二岁时曾写《三别好诗》回忆，说从母学习的吴梅邨诗和方百川、宋左彝文，“自髫年好之，至于冠益好之”。吴诗出于母亲“口授”，“故尤缠绵于心”。他赞吴诗是“一种春声忘不得”。方、宋之文，一如“江涛动地”，一如“泠然水瑟鸣”，高亢的、空灵的风格给予龚自珍的熏染同样很大。他另有诗云：“猛忆儿时心力异，一灯红接混茫前。”正是前人的诗文和溶于诗文中的思想，象红灯一样照亮了他的视野，增添了他



的“心力”。

八岁，龚家搬到斜街居住，宅院里有一棵山桃花。自珍爱在花下吟诗绘画，摇头晃脑的，颇象个小书生了。那年又得旧《登科录》读之，开始对掌故发生兴趣。

十一岁那年，自珍随父亲及全家进京，随即入私塾读书。塾师宋鲁珍，建德人，是个拔贡生。私塾内学习的，无非是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学写帖括文。放学回家，双亲仍没有放松他另一方面的功课：父亲总要抄录《文选》一篇令其诵读，母亲仍常常教读诗歌。

十二岁，自珍从外祖父学《许氏说文部目》。“一字源流奠万叶”，这为他以后对今古文经学的研究，“以经说字，以字说经”奠定了基础。十四岁，始考古今官制。晚年成功《汉官损益》、《百王易从论》两书，为自己终于“竟髫年之志”而感到宽慰。十六岁始读《四库全书提要》，自此留意藏书，考辨版本，立志要在目录学方面有所成就。十七岁，父亲带他参观太学，指点他认识石鼓文，这开拓了他的又一种兴趣——对金石学的爱好。

自珍自幼爱读书，文学的、史学的、哲学的，他都读得津津有味，爱不释手。一次，他偶尔读到王安石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立即为之倾倒。虽少年龚自珍尚不能理解北宋“熙宁变法”前的历史背景和上书的全部精神，但文中的高言快语、凛然正气

和跃动其间的爱国爱民之心，深深地感染了他。他后来有言说：“自珍读之二十年，每一读，则浮一大白。”他还曾九次手抄，并效仿上书的精神，参加殿试。正是在力主改革、呼唤人材两点上，他与八百年前的王安石是心相通、气相求的。他还爱读屈原、陶潜、李白的诗，贾谊、诸葛亮、柳宗元的文，爱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。据他后来回忆，在母亲去世前，家事不用他操办，他每在除夕点烛两枝，供花数朵，以读《汉书》守岁，通宵达旦。

龚自珍的家学与“乾嘉学派”关系极深。清政府自建立政权以来，就大力提倡程、朱理学，即所谓“宋学”。但自康熙以还，以江浙为中心的知识阶层中，“反宋学”的气势日盛，以“汉学”为旗号与“宋学”对立。至乾隆间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汉学派已占绝对优势。当时有人说：《四库》馆是汉学家的大本营，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。至乾嘉间汉学又分作几派，其中以皖派成就最高，皖派代表人物戴震，正是龚自珍外祖父段玉裁的老师；而为自珍祖父龚敬身写作墓志铭的纪昀，正是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。汉学尚有浙东一派，贡献在于将考据学引入史学界，龚丽正受这一派影响较大，史学考据著作较多。他们在家给自珍以熏陶，让少年龚自珍有目的地接触“乾嘉汉学”的成果。所以龚自珍从少年时代就接触到了经学、史学掌故、辑佚、校勘、